●蒋子龙专栏●

■石头在云浮人的手里是柔软的，到了客户手里就成了不朽、坚硬和耐久的象征。

# 柔软的石头

□蒋子龙

世人皆以为钢铁是坚硬的。我是学金属热处理的，又干了多年的锻造，因此，在我的意识里，钢铁并不是坚不可断、硬不可碰的，甚至可以说它是柔软的。当人类需要它柔软的时候，比如，将它加热后，放到锤头下面。当然，想叫它硬的时候，它也会足够硬。

我一直觉得，石头是坚硬的。尽人皆知，钻石是世界上最硬的东西，俗话不是说，有了“金刚钻”就敢揽“瓷器活儿”。到了广东省的“石都”云浮，才长了见识，原来，石头也是柔软的。

中国除了有“煤都”“钢都”“瓷都”之外，还有个“石都”——它就是云浮。当地《县志》记载：此地于三亿年前便形成岩溶地貌，孤山突兀，石骨嶙峋，上有奇峰峻岭，下有溶洞暗河。玉蕴山辉，暗石藏龙，其矿产资源非常丰厚，可供开发利用的石料多达数十种。据说“云浮”其名，便因石而得：云石写意，云轻石重，相得益彰，相辅相成。

乾坤有精物，杰地必出灵人。早在1607年，也就是明万历三十五年，广东云浮就有了石材加工业，其石匠的技艺开始声名远播，当时，一些著名的宫殿、庙宇和牌楼，都留下了他们的作品。1857年，也就是清咸丰七年，云浮出现了第一家石材加工厂。以后，此类的工厂和作坊越来越多，至清末，云浮的石材加工业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，刻石艺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节日：以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为“凿石师傅诞”。可见，其石艺活跃和发达的程度。

这样一个自古就与石头结缘的地方，如今的石艺又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改革开放之初，有位领导来云浮考查，接到了一份奇怪的礼物：一个精致的南瓜，饱满成熟，色泽赤黄而温润。他望着南瓜不得其解，伸手一抓竟没有拿起来，不想此瓜竟沉重得很。细看原来是石头刻的，惟妙惟肖，生动喜人。那位领导忽有所悟，不禁哈哈大笑：我明白了，种一个能吃的南瓜不过卖几块钱，而雕刻一个能让人百看不厌的南瓜，动辄会赚上几百元，就是卖到成千上万元也说不定。云浮最不缺石头，云浮云浮，漫山石头，城中有山，山中有城……好啊，你们是想让这个南瓜告诉我，云浮的发展，先从石头着眼。

很快，云浮的石头在全国范围内带起一浪又一浪新潮。比如，前些年很多公司企业的门前，忽然时兴摆放石狮子，根据公司的规模和建筑样式的不同，摆放石狮子也非常讲究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，雌雄有别……这些石狮子中的绝大部分，都出自云浮刻石艺人之手。随后，各地纷纷建起了别墅，人们喜欢在别墅里安装云浮产的石壁炉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石雕、石画与石拼图。有些爱赶时髦的单位，又兴起了在大厅的中心位置摆一个自动带水旋转的大石球，紧跟着是罗马柱、扭纹柱、异形线与石扶手……凡是想追逐时尚的人，追来追去都找到了云浮。这是个崇尚石头的时代。社会越是浮躁，人们就越是追求永恒，追求一劳永逸。石头在云浮人的手里是柔软的，到了客户手里就成了不朽、坚硬和耐久的象征。

“引潮者”反被潮催，在掀起一阵高过一阵的石头热的同时，云浮的石艺也得到了大规模的锻炼和提升，由匠艺进入创作，意韵巧夺天工，奇形可见物情。其作品进入故宫、西藏布达拉宫以及许多机场、地铁站等雅致豪华的场所。

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，前半截是中国看世界，后半截世界开始看中国。于是，云浮趁风借势，引领的不单单是国内的石头风尚，还带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世界性的“石头热”。美国的白宫、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广场……这些世界知名的地方也都来云浮定货。

云浮的石头，仿佛都被原是云浮人的禅宗六祖点化过了，出神入化、灵气飞扬。

# 擦肩而过

□肖复兴

独自叩门

五月，特意去了一趟芝加哥大学。车子路过一片砖红色的公寓旧楼，停下了车，找穆旦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住过的房子。由于年头久远，又没有“名人故居”之类的牌子指引，心里多少有些遗憾，甚至凄凉。

今年是穆旦先生百年诞辰，南开大学在矗立穆旦雕像前，刚刚开过纪念会。所以，我才迟到地找来他的诗读，抄录了《智慧之歌》和《赠别》两首。这是我喜欢的穆旦诗中的两首。其中更喜欢《智慧之歌》。这是穆旦先生逝世之前的诗作，诗短情长，几乎浓缩了他的一生，几近绝唱。

之所以喜欢，是因为这首诗历经四十余年，依然有着直指今天生活现实的锐利锋芒与诗意浸润。对于爱情、友谊和理想，自古以来经久不息的诗之咏叹与人生之感叹，萦绕在这三者身边。显然，穆旦先生道出了自己的困惑。他说，爱情如灿烂的流星，有的不知去向，永远地消失了，有的落在脚前，冰冷而僵硬。他说，喧腾的友谊不知还有秋季，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，社会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。他说，理想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，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们终于成笑谈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三段诗如三簇利箭，百步穿杨一般，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，让人读出一种蓦然惊心之感。或许，当年我们这些青年学生，还在读书学习的阶段，就跑到山乡水野里去体验人生了，细算起来，至今也已半个世纪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已经从当年的青春年少走到了两鬓苍苍，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对于爱情、友谊和理想的追求过程，和穆旦的诗竟然如此相似。不知有多少爱情葬送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，永远地消失了，或变得冰冷而僵硬。不知有多少艰辛生活中结成的看似牢固的友谊，在商业大潮面前，变得那么不堪一击。穆旦先生似乎也经历过类似的人生岁月。

在这首诗歌中，穆旦先生写的是自己，或者是他们那一代。在河的两岸，穆旦先生所说的“不知还有秋季”，却都是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并不在那水的一方。

穆旦先生总结了这三者的失落之后，写道：“只有痛苦还在，它是日常生活。”然后，他可能觉得这样说有些直白，又打了个比方：“那绚丽的天空都受到谴责，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？”穆旦先生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，他不愿意丢弃自身的名号，哪怕这名号是荆棘，而不是花环或桂冠；当年，那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们也一样，他们愿意托付自己的一生，做一次身份的认同，以此弥合如今的落差与昨日的塌陷。这样的身份认同，不是如同烙印在自己脸上的红字，而是佩戴在自己身上的徽章。

荒原，是“五四”时期以来诗人的一种意象，同时，也酷似北大荒所呈现的青春意象。在“逝者如斯”的岁月中，当年的青年学生们，顽固地让青春的色彩，保留在那片荒原上。

“痛苦是日常生活。”穆旦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，指的是眼前。尽管有些“宿命”，但朴素的诗句却含有内省和指陈现实的痛感。在穆旦先生那里，过去的痛苦结成老茧；在北大荒那群青年人的心目中，有意无意将过去的痛苦染上一颗“美人痣”，梦想破茧化蝶。将痛苦视为日常生活，哪有那么简单，或许只是一句诗。

坐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，心里还在默诵着穆旦先生的这几句诗。在芝加哥大学里，至今还藏有穆旦当年学习的档案，我的孩子在这里读博几年，我来这里多次，却未曾想过触摸尘埋网封中历史的流年碎影和穆旦先生的青春律动。

回到北京没多久，便到天津参加一个关于读书的活动。那天黄昏，活动结束后，朋友约我在南开大学的门口碰头，然后，一起穿过南开校园，抄近道去餐馆吃晚饭。

朋友毕业于南开大学，对这里很熟悉，一路顺便带我参观了很多地方。恰恰没有去看看校园里穆旦先生的雕像。前不久，就是在那里召开了穆旦先生百年的纪念会。如今，从芝加哥到天津是那么的近便，想当年穆旦先生颠簸了多么长的距离和时间。虽然，诗心未与年俱老，却是壮志皆因老病休。

一连几日，对经过南开大学的校园却和穆旦先生擦肩而过，心生惭愧。对于我，起码那一晚，诗不如吃饭重要了。

# 坝上秋

□夏玉祥

秋，悄悄地来到了坝上。

广阔的天空，一望无际的蔚蓝，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。太阳在那里隐藏着，由红变成了白，轮廓不再如晨升与暮落时那样清晰，却放射着强烈的光芒。一缕缕、一片片的白云，或前或后，或高或低，在蓝天的下面，人们的头顶上，缓缓地游动着。白云的影子，落在平坦的草原上、细嫩的沙丘上，绘成千姿百态的水墨画，令人久看而不忍离去。

是南归的大雁吧，传来阵阵的长鸣。它们背负着蓝天，穿越着白云，时而鱼贯为一，时而排成人字，时而分散竞奔，不知疲倦地劲飞而去。那动人心弦的呼叫，不知是对居住了一个春夏的客乡的留恋，还是对即将前往越冬的故土的向往，充满无限的深情，给人难忘的遐想。

站在高高的山岗上，放眼望去，到处是草的原野，树的海洋。千草一色，遍地金黄，随风起伏，如波如浪。万树斑斓，红黄橙绿，摇曳纷纷，似歌似舞。其间或有黄羊飞奔，鹿麋昵戏，野雉群飞，喜鹊啼枝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心情为之欢畅。

在草原上、丛林边，有不少的湖。大小不同，形状各异，然而却清一色的碧绿。微风拂来，波纹如网。成群结队的鱼，有的靠近岸边晒暖；有的在浅底翔游；有的突然从水下蹿跃而起，再迅即坠回水中，溅起一圈一圈的水花儿。青蛙在水草里静静地卧着，在水面上慢慢地游动着，不像在夏天那样喧嚣。

放牧的很多。丛林下，密草间，湖水旁，闲牛懒马，或立或卧，或行或止，悠然自乐。不知是谁家的姑娘，穿着一身鲜红的衣服，如一朵彩云似的向湖边飘来。嘴里唱着清脆的歌曲，手里拿着长长的羊鞭。洁白的羊群经过金黄的草地，跟着她到了湖边，伸着脖子喝那清甜的水。看它们喝得差不多了，姑娘扬鞭甩了一个脆响，群羊“咩咩儿”地欢叫着随她匆匆离去。

天渐渐地晚了。一轮火红的太阳缓缓地向西面的山降落着。未至山头，先坠湖底。映在湖中的落日，同天上的一样大，一样圆。随着天上日光的逐渐扩散，水全被染成了红色，像火，像血，异常鲜艳。湖岸和浅水处长着许多野草、树木，连同其落入水中的形影，尽皆变成了深浅不一的墨色，在红红的湖水中点缀着，摇动着，构成了一幅幅幽雅迷人的彩图。

太阳终于走到山后去了，天、水失去了红艳。一轮明月照亮了夜空，也映在了湖水中。湖里没有如朱自清在《荷塘月色》中所写的那种迷人的荷叶、荷花与荷香，却有着比他见到的更为洁白、明媚的月色。这里的天上没有那层“淡淡的云”，月亮把全部光彩都“朗照”到了人间。月空之下的莽野上，不时地传来阵阵的松涛声、沙沙的草动声、夜鸟的轻啼声、秋虫的弹琴声……在白天欢快、陶醉了一天的我，此时渐渐平静下来，化开了身躯，化开了灵魂，消失了自我，温馨地、静静地融入了坝上之秋。在天穹，在地上；在月里，在风间……

# 老电影，永不落幕

□张继合

与京津为邻，文安县确实家底丰厚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赵国就把这片土地揽进自家版图。汉高祖则设置了文安县域。明代郭子章《郡县释名》记载：“以文安潭名，潭在县北一十五里。”平原沃野，横卧在大清河与子牙河的怀抱里。

文安西靠白洋淀，北望京津，东临渤海湾。大柳河镇紧紧揽住了那座“高村”。当年，村里出了个“穷小子”，居然迷恋电影。他发了疯似地上瘾，从收藏第一部电影开始，折腾了将近二十年。他就是生于斯、长于斯的电影收藏家卢和民。

卢家务农，一拉溜五个孩子，人多粥少，该怎么填饱肚皮呢？卢和民年纪最小，竟待见起偶尔进村的“老电影”。放映队一来，他就飞奔到放映场地，两眼放光，止不住地问这问那。那个年代，电影成了千家万户抬头仰望的“看家宝”。银幕高悬，机器简陋，光与影、声与色，演员和故事、过场与结局……深蓝的夜幕，勾起了卢和民贪婪、渴望的眼神。

电影融合了戏剧、摄影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塑与建筑等诸多艺术，从巴黎歌剧院，到好莱坞梦幻工厂；从巴西喜剧片，到印度宝莱坞……著名导演谢晋先生曾坦言，自己喜欢追求一点诗情画意。活跃在中国银幕的故事片、喜剧片、新闻片以及科教片，逐渐翻出了中国独有的“蒙太奇”。

卢和民小个子、大眼睛，相貌很精神，却中了魔似地每天守在放映机前，生怕一眨眼，电影就飞了。苏轼说：“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。”卢和民之于电影，便有此鸿志。

穷孩子变成小青年，得想法挣钱吃饭啊，卢和民先跑到天津，张罗劳保手套，一干就是十年。后来，他重返高村，摸索起木业来，主要经营建材生意。几经辗转，资金慢慢地变活了。手上的钱，总得花在直抵人心的地方吧。他曾出资，义务修建了乡村水泥路和自来水塔。眼见镇敬老院和学校年久失修，又拍出了厚厚的钞票……当然，卢和民最惦记的，还是童年就开始钟爱的电影。

当时，文安县城的电影院要拆除，成堆的电影拷贝还有什么用呢？卢和民一拍胸脯说：“我要！”他翻来倒过地抚摸那些拷贝，脚跟脚儿，又给拷贝盒喷上了新漆。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，都变成了卢家第一批“看家货”……在卢和民心中，沉寂的电影，一下子又“活”了。

接着，他开始从全国各地购买电影片子。谁能相信，他家的电影收藏室内，居然囊括万象：抢手的战争片、历史片与动画片，还有内容丰厚的纪录片与科教片等。至今他已积存国内外影片两千多部，几乎概括了上百年的世界电影史。最早的胶片资料，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比如《乌鸦与麻雀》等。卢和民收藏的胶片总数多达一万多件，这种规模称得起“全国之最”了吧。有人调侃，卢和民是“电影疯子”。他鼓掌大笑，纠正道：“疯子哪儿行，简直是‘神经病’。”

电影明星成龙，玩命拍摄数量庞大的动作片。坊间传言，他每年的收入高达上亿元人民币。成龙却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年轻人，不应该总看到人家的收获，不想想人家的付出。”其实，卢和民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钱，更是整个身心。为购买影片与拷贝，卢和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他时常匆匆忙忙地踏上客机，远飞西安、南宁乃至哈尔滨。干这些赔本赚吆喝的闲事，自有看不见的动力。其一，为影片跑腿；其二，让内心当家。能捞取到属于自己的快乐，也就足够了。

远在沈阳，为收购一部上世纪中后期的故事片，卢和民出价一万元。几年后，当事人又期望把那套拷贝买回来，出价五万元。卢和民不假思索地说了俩字：“不行。”大批影片与拷贝，堪称精神财富，它们早就变成了卢和民的呼吸与心跳，他从未指望着收藏电影挣钱。在卢和民木业公司的办公大楼里，处处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电影放映机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到世纪之交，各种规格、各种产地、各种成像效果的放映器材，应有尽有。

曾在央视工作的崔永元，和卢和民是好友。小崔把卢和民的电影收藏室当成了私家资料库，一有空就过来，接二连三地观赏几天老电影。小崔双眸放光，说：你收藏的老电影比我多，碰上酷爱老电影的朋友，真好。小崔算不上书法家，他大方地题写了“电影人”和“和民电影馆”两幅作品。

2009年，卢和民出资三百万元，建起一座小型影剧院，足以接纳150人。这就是电影的魅力，小天地，容纳“蒙太奇”这个庞大生动的艺术时空。

早前，卢和民组织了三名放映员组成电影队，免费为或远或近的乡亲播放影片。每年放映五百多场，十多万人都跟着沾了光。很简单，精挑细选，毫不重复地上映。人们期望看什么，就播放什么——戏曲片可以滚动播三天；战争片也被请进“专场”，一连上演十部；即便是较新的影片，依旧可以先睹为快。

每播放一场电影，胶片都有磨损。比如，35毫米的电影拷贝，只能放800场；16毫米的，只能放400场。看来，卢和民只能悠着点儿了。其实，他从未惦记过胶片怎么保值、怎么升值。思想深处，依旧徜徉着那张平阔的银幕——文安人一丝一线刺绣的心愿呀。就让爱好与财富养护的新电影、老电影，小心翼翼地奉养北方平原与中国农村吧。

黄昏，执着而多情的银幕高高悬起，这足以网罗民间的快乐与世道人心了。

# 乡间那些草帽

□李　季

草帽，属于田野里的花朵，从春末一直盛开到秋初。瓜田李下，小巷长街，到底盛开着多少顶草帽呢，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。

夏天万物繁盛，庄稼贪长，地里的活儿也特别多。艳阳高照，农人们照样忙碌，草帽是遮挡阳光的必需品，谁也离不了。有时候，带着幼小的孩子下地，孩子玩累了、睡着了，帽子就盖在孩子的脸上，遮挡明艳、强烈的阳光，也能围堵蚊虫。田间地头，绿油油的草丛间，开满五颜六色的花儿，孩子躺在花香里，微风轻拂，几只蝴蝶围着熟睡的孩子翩翩起舞。乡下，哪个孩子没有在草帽的遮挡下做过甜美的梦呢。

乡间草帽简直是万能的，可以盖菜盆，盖酱盆，阻挡灰尘和蝇子；可以当伞挡雨；累了休息时，垫在地下，往上一坐，不会弄脏裤子；躺在草地上时，还可以垫在脑后。此外，还是能扇风的扇子。直到草帽破得没法要了，还能送给地头的稻草人哩。

乡下，期望了解一个人，瞥一眼人家的草帽即可。爱干净的人，草帽总被洗得干干净净。勤劳能干的人，草帽贴着头的部分，被汗水浸湿了一遍又一遍，发着油亮的光。不讲究的人，草帽可就没有正形了，圆不圆、扁不扁地戴在头上。爱美的人，草帽沿上，时常插着寻常可见的栀子花，不仅好看，而且香气扑鼻。

美文

草帽大多是不值钱的麦秸编成，崭新时是淡黄色，散发着麦秸的清香。用不了多久，就变成了深黄色，最后沦为灰色，其中，肯定凝聚着一缕缕阳光与沉甸甸的汗水。

收工时，帽子往后一推，因为有带子挂在脖子上，帽子被背在身后，像是背着一轮皎洁的明月回了家。平时，草帽就挂在屋里的墙上。有的随便扔在墙角，说不定，用的时候去拿，居然发现，里面有一窝肉乎乎的小老鼠。

过年大扫除，扫屋顶的蜘蛛网、积灰，还是离不了草帽。爱干净的姑娘，平时做饭也要戴草帽，以免草木灰荡到头发上。姑娘们下地，戴的基本不是那种最常见的草帽，嫌土气，她们戴的是帽檐很宽的“布帽子”，上面扎着蝴蝶结，出门也能别有情趣地戴出去。

戴草帽系带子，难免勒脖子，很多人嫌不舒服，往往就不系了。结果，风一大，头上的草帽就会被吹跑。在乡下，最好玩的一幕是，人们一边笑一边跑，在田野里，追自己的草帽。草帽调皮，刚要抓住它，它又一路翻着跟头，跑远了。

乡下草帽，也曾戴了很多年。从十来岁开始，下地打理那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，哪怕夏天也不例外。那顶草帽戴在头上非常笨拙而且硕大，足以遮住整张脸，头一晃，就能把帽子晃掉。随着日月消磨，渐渐长大成人后的脸，慢慢从帽檐底下露出来。后来，又从乡下漂到了远方……

# 打　坯

□徐　朝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由于生活条件差，农民的住房都是土房，主要是用土坯砌制而成的。所以，每到农闲的春秋两季，各村都会看到打坯的人群和一排排坯摞，形成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那时农村盖房的宅基大都是四间正房，两小间一门楼。一般说，农民盖房都打六千多坯。

打坯的工具有杵头和模子。杵头，就是用石钎子在石头竖面顶上凿5厘米深的圆眼，然后安上一个丁字形的木把；模子是用硬木、枣木或杜木割制而成。打坯首先要选好土。打坯前，房主扛着铁锨到地里挖一下土，纯白土打出来的坯不结实。纯红土粘性太大，一是不好干活，二是打出来的坯不光滑。最好的土就是白、红两合土。土选好后，一家人开始洇坯坑，把地打成小畦。坯坑洇好以后，住家就要借打坯的模子，然后跑东家奔西家找人帮忙。

打坯的人们早起在住家吃完饭，用小推车推着杵头、模子、铁锨，住家用篮子装着喝水的碗，提着暖壶，布包里装着烟，跟随着打坯的人群赶往目的地，好似开山修路的远征军。

打坯一般是两个人一盘模，一人掌杵头，一人供土。一般一盘一天打500块坯，多打那就是人情了。掌杵头是个技术活，也最累，模子装满土后，掌杵头的先蹦起来，在模子土上猛踩几脚，然后拿起杵头先轻轻地左右前后锤上九下，然后提高杵头挨盘再重锤九下，再朝模子帮上轻锤三下，一块坯就打成了。熟手这整套动作一两分钟就能完成，动作潇洒干练。

当时生活条件差，住家考虑活太累，生怕干活的人们饿，所以上午十点多加一顿“贴响”。这时，住家用小推车推着簸箩，簸箩内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糖包子、菜、蒸饺子。人们吃完“贴响”，抽支烟、喝口水，再接着干。快手一上午能打300多块坯，下午点点卯就完活了。晚上回家后，住家为感谢大家，早把饭菜准备好。由于人多，屋里坐不下，在院里排上两排木板子，有凳子的坐凳子，没凳子的就坐上几块砖。住家把油炸花生米、凉拌粉丝、咸鸡蛋、炒菜等“美味佳肴”摆上，没等菜上齐，有的就喝上了。大家在高高挂着的提灯下喝着散酒，你说我笑十分热闹。有的年轻人一戗火就喝高了，这时住家跑过来劝说：“别死乞白赖地喝，多吃点菜，一会儿下饺子去啦。”等人们吃完饺子，住家送人时，就会客气地说：“兄弟爷们儿受累了，没吃好喝好。”这时就会有人说：“还客气啥，乡里乡亲的谁还求不着谁，有条件的就管顿饭，条件差的我们背着锅也来干。”淳朴憨厚的话语，化为优美动听的音符，荡漾在乡村夜空里。

松溪图　(国画)　　秘锡林/作